

孔子春秋

KONGZICHUNQIU

张挺◎著

孔子春秋

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孔子

张挺◎著

孔子春秋
KONGZICHUNQIU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孔子春秋 / 张挺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3
ISBN 978-7-5399-4063-2

I. ①孔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7889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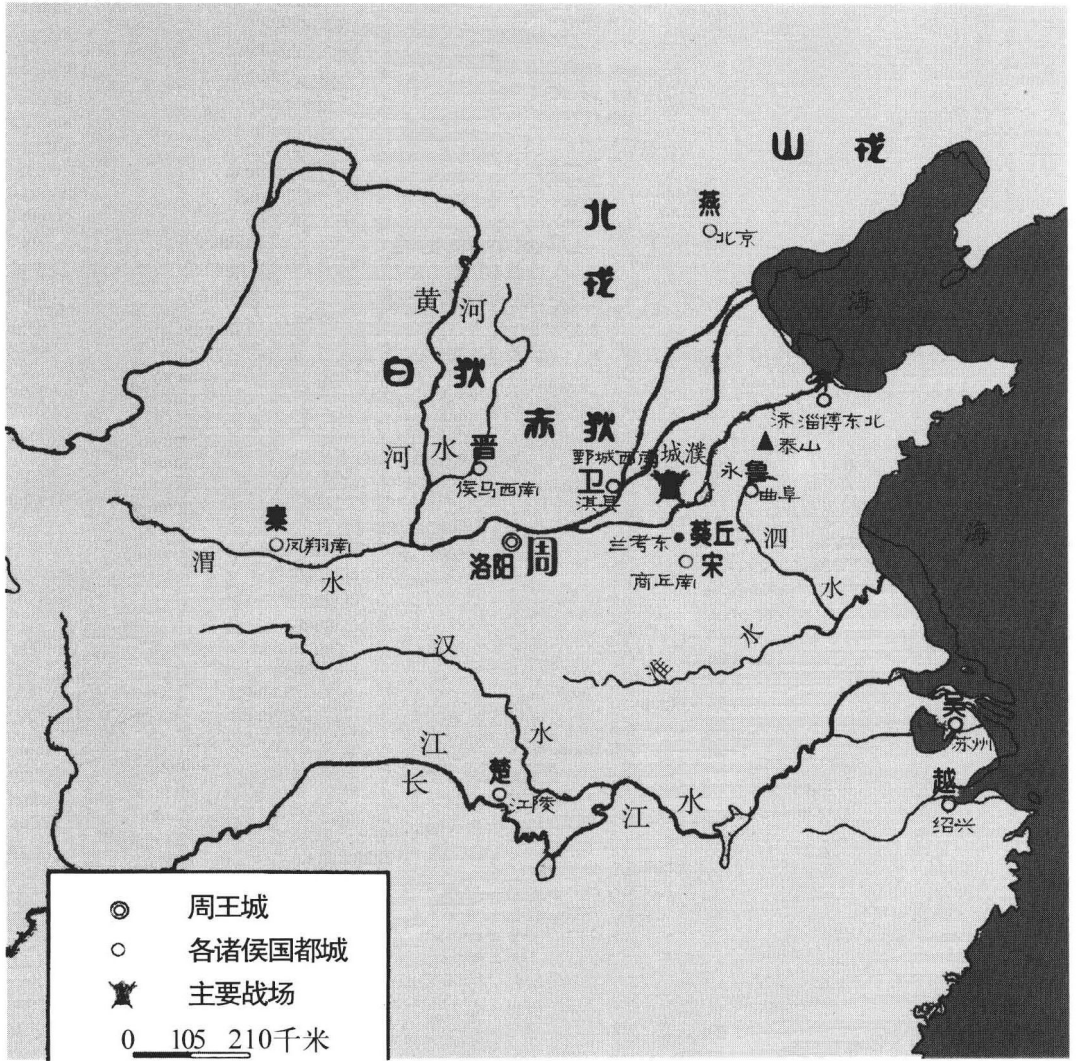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孔子春秋
著 者 张 挺
责任编辑 雷淑容
责任校对 韩松刚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640 千
印 张 26.5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,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63-2
定 价 38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每一个圣人都是民族的医生

西方人残暴,耶稣说仁爱

印度人种姓隔离,释迦牟尼讲众生平等

我们这个民族不仁不义,孔子讲仁义



春秋列国形势图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|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

颜氏夫人虽然只有十二岁，却已经是兰邑酿酒世家里不世出的天才了，不管什么样的酒，她只要尝一口，就可以判断酒的年份、配料和当年的阳光充足程度。

1. 狩鹿 001
2. 论剑 005
3. 杀盟 008
4. 上邪 012

第二章 |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

颜微在跑过去，翻过男人，她心头像被大锤敲了一下，那个男人竟然是孔叔梁。那是她一生中一直在等待的猎物，是她一个人的鹿。

1. 夺门 014
2. 饮血 016
3. 逃生 019
4. 行役 022

第三章 | 生当复来归 死当长相思

孔叔梁饮罢一爵，从帐中出来，走上一个丘陵的制高点，极目眺望，那是尼丘山的方向。夕阳被棉絮一样的云挡住，孔叔梁凭着他多年在外征战的经验，猜想尼丘山恐怕要下雨了。

1. 三桓 025
2. 望夫 029
3. 仲尼 031
4. 悲夫 033

第四章 | 青青河畔草 郁郁园中柳

第二天早晨，季札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走出屋门，他看见孔丘躺在面板上，浑身上下跟小米面一个颜色，空余的地方写满了“孔丘”两个字。那时候他不知道，未来的几千年里，跟这两个字相比，一个孩子的成长太微不足道了。

1. 季子 036
2. 骨肉 039
3. 辱亲 045
4. 拜师 048

第五章 | 鸡鸣喑喑 风雨如晦

孔丘抬起头,他已经成人了。换上士子的白色长袍,佩着白玉腰带,错金的带钩,蹬了一双青布履,活脱脱一个年轻士子。

“我今天给你加冠,是要告诉你一个更大的道理,人在少年时期,好像春草茂盛,吸收自然的养料茁壮成长,一旦加冠,就要负起为众人的责任。”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迷途 | 051 |
| 2. 参祭 | 055 |
| 3. 婚变 | 057 |
| 4. 加冠 | 059 |

第六章 | 天道夷且简 人道险而难

一条街上只有一个流氓,大家怕他,如果有两个流氓,大家就分成两派,一条街都是流氓,就长治久安了!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殷墟 | 062 |
| 2. 荐客 | 064 |
| 3. 怀古 | 067 |
| 4. 葬母 | 069 |

第七章 |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

秦国的剑客,用牛皮绳把剑缠在身后,反手拔剑;晋国韩城的剑客,使薄刃轻盈的短剑,剑鞘用珠宝装饰;越国的剑客,用三指宽的腰带软剑,那剑上千回淬火精炼,绕指不断;吴国的剑客,用怪异的钩形剑,形如新月,俗称“吴钩”,吹毛断发,不留血痕。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杀士 | 071 |
| 2. 子产 | 074 |
| 3. 金兰 | 076 |
| 4. 挂剑 | 080 |

第八章 | 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

花不开,我们等它开,不宁静的,我们等它宁静,大道没有显现,我们就一直走下去,让它显现。一千里一万里,只要出发,就一定会到达。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葬师 | 083 |
| 2. 守岁 | 086 |
| 3. 诀别 | 090 |
| 4. 停棺 | 095 |

第九章 | 直如弦 死道边

干死你个活官帽,干死你个女摆设! 阳虎干着干着就哭起来,司马小姐身上沾满他的鼻涕和口水。阳虎觉得自己像个种马,一旦完事,浑身像抽干一样,皱巴巴地睡着了。

1. 守制	101
2. 乘田	105
3. 弃情	108
4. 王酒	111

第十章 | 人生若寄 飘忽如尘

这个人真是奇怪呀，他长了皋陶的肩膀，大禹的头盖，文王的脊背，武王的双手，是一个圣人。可他的两条腿，竟然是狗腿，这个人一辈子终日劳碌奔跑，不得安宁，凄凄惶惶，是条丧家之犬。

1. 焚志	114
2. 利市	116
3. 斯人	118
4. 拒婚	120

第十一章 | 羽翼未全 有四海心

小公子一跃跳到烫酒的台子上，大声说：“你们都错了，汧官家小姐美若天仙，可她就是风流得很，大家都说她有三个情人。咱们宋国有首歌，就是唱她的。”小公子大声唱起来，“美貌汧官，何其翩翩，奈何翻墙，来把她见。东邻有桑，西舍有杨，桑枝出墙，杨花漫天。”

1. 颜无父	123
2. 射道	126
3. 驭术	128
4. 博彩	130

第十二章 | 鲲化为鹏 一举千里

阳虎满脸狰狞，抓着她头发拎起来，一只手卡住她的脖子，拼命地把她顶到墙上，小姜的喉咙发出“格格”的声音，手脚无力地抽搐。阳虎撕开她的衬裙，像野兽一样狂乱地扯她的衣服，从后面上她。小姜上半身震荡着，头上、脸上都是菜叶，分不出是哭还是笑，身后阳虎的声音像受伤的狗一样呜咽着。

1. 伪辩	133
2. 夺妻	138
3. 精进	139
4. 大成	141

第十三章 | 富贵多险途

人越来越多，连城门官和拿鞭子的士兵都跟过来，探头探脑地看。年轻人把长袍里的剑一柄一柄地插在剑架上，又从怀里掏出一面旗子挂上，旗子上写着“子路会剑”。

1. 掠子	147
2. 伯鱼	148
3. 惊梦	150
4. 子路	153

第十四章 | 云蒸雾腾 其为龙乎

“孔丘啊，你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老子问他。

“人生一世，不做文王，便做武王。”

老子只是笑，不说话。孔丘有点惶恐，深深地施了一个礼，说：“是我轻狂，先生见笑。”

1. 老子 159
2. 武乐 161
3. 三变 164
4. 悟道 167

第十五章 | 豺狼当道 安问狐狸

少正卯进了屋，看见孔丘还呆坐着，大声吵吵起来：“外面已经开始焚城了，鲁王的甲士正和三桓的兵将束甲相攻，你还坐在这里等着推行你的大道吗？”

“三桓和鲁王之争不是从今日开始，也不会今晚结束。可怜一个好好的鲁国，被两只鸡断了国运。”

1. 斗鸡 170
2. 求援 172
3. 火并 175
4. 逃国 179

第十六章 | 被驱不异犬和鸡

“你懂什么！什么韶乐，什么武乐，什么温柔敦厚，哀而不伤，全是放屁！”师旷翻着白眼站起来，摔门走了。

师襄也只能苦笑。

1. 客居 184
2. 杀丘 189
3. 二桃杀三士 194
4. 携骨 198

第十七章 | 不悲身死 独忧国衰

第一句话，大仁不仁，战争、变革、杀人、放逐，只要是对千秋万世有好处的事情，当时看起来都是暴虐的，不要害怕是非议论、个人安危，看清楚就去做。第二句话，小慈为大慈之贼，对羊群慈悲，就要对狼残忍，对狼慈悲，就要对老虎残忍。真正的慈悲是让老虎、狼和羊各安其处，让他们按照天性生死。妇人之心，是为政的大忌！

1. 伤城 202
2. 博弈 204
3. 夜宴 206
4. 杀灵 210

第十八章 | 大道如青天 我独求不得

“我心里有一万个欲望，我停不下来。”

“谁要停下来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我是谁?”	
1. 天倾	215
2. 地覆	218
3. 子贡	221
4. 中都宰	224

第十九章 | 天行健

我们就讲讲今天的盗贼。做一个大盗,知道别人的财物放在哪儿,称之为智。和手下人约齐了,去抢劫别人的财物,临场不会退缩,称之为信。偷盗的时候,等大家一起逃出来再走,称之为义。偷盗完了,按照之前的约定平分赃物,称之为礼。就算被官府抓到了也不会供出同伙,称之为仁。仁义礼智信,不做到这五条,连贼也做不久。

1. 立法	226
2. 贿赂	229
3. 退兵	234
4. 新军	237

第二十章 | 谁曰无衣 与子同袍

子贡不急不恼,把家老叫进来,递给他几张写好的帛书,叮嘱说:“把咱们的信鸽喂饱了,这是给楚国商社的,这是晋国商社,这是齐国商社,让那边收到以后,消息随时回报,就说鲁国粮荒,十倍价格收购粮食,声势造得越大越好!”

1. 粮荒	242
2. 争名	245
3. 备武	247
4. 商战	249

第二十一章 | 流血涂野草 豺狼尽冠缨

这个女人,我们过去都喜欢过,她瞎了眼,跟着你,生了你的孩子,你却把她像货物一样送来送去,男子汉大丈夫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,我替你羞耻!你现在倒有英雄气概了,当年何不娶了她?

1. 阳祸	255
2. 斗兵	259
3. 观雉	264
4. 败亡	268

第二十二章 | 王师于兴 修我戈矛

那个背着行囊,在路上给我修车轡的男人呢?那个跟着我在酒店里赌博胡闹的男人呢?那个不怕射死也要娶厅官家小姐的男人呢?他去哪儿了!

1. 剑舞	274
2. 校兵	276
3. 会盟	280
4. 家务	285

第二十三章 | 丈夫贵兼济 岂独善一身

昔君视我，如掌中珠。何意一朝，弃我沟渠？昔君视我，如影如形，何意一去，心如流星？昔君视我，两心相结，何意今日，突然两绝？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尸谏 | 288 |
| 2. 联姻 | 290 |
| 3. 晏婴 | 293 |
| 4. 风波 | 295 |

第二十四章 | 为山九仞 功亏一篑

整整杀了一夜，黎明时分，夺门之战告一段落。街上尸籍相枕，攻守双方的士兵都没了力气，叔孙成子、孟僖子和少正卯筋疲力尽地站在帅旗下，季孙府的围墙上涂满了鲜血，家兵的尸体像破麻袋一样挂在墙头上。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朝议 | 298 |
| 2. 围城 | 301 |
| 3. 受降 | 305 |
| 4. 乱命 | 306 |

第二十五章 | 凤兮凤兮无所依

“我还有件事情要求你。”少正卯从怀里掏出一封竹筒，用烂布条包得很紧，“这是我在路上写给季孙大人的书信，我现在已经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叛贼了，没钱没势，没人替我送信，我只能相信你。”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司寇 | 312 |
| 2. 国贼 | 315 |
| 3. 贿国 | 318 |
| 4. 终夜 | 325 |

第二十六章 |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

孔丘抬起头来，南子夫人撩起轻纱，摘下冠。她的脸一点一点露出来，美貌绝伦，不是世俗之物。孔丘呼吸都屏住了，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逃国 | 330 |
| 2. 入卫 | 332 |
| 3. 南子 | 335 |
| 4. 围匡 | 340 |

第二十七章 | 知我者谓我何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

闻君两意，故来决绝。少年逢面，相约暮期。绝如白雪，皎若明月。相扶相持，苦乐不移。一朝闻变，凄凄凄凄……孔无加一曲唱完，弟子们竟是全呆了，个个低头不语。孔丘背着手，在书房里踱步。

- | | |
|-------|-----|
| 1. 故知 | 344 |
| 2. 问政 | 347 |
| 3. 大辩 | 351 |

4. 仁者·····	353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十八章 | 我今来思 雨雪霏霏

陈潘公忧虑地低声说：“请先生告诉寡人，陈国今后会怎样？”

孔丘沉吟了半天，说：“天下会一统，陈国也要灭，齐国也要灭，鲁国、卫国、宋国、楚国都要灭，会出现一个更强大的讲求仁德的朝代，代替周，成为我华夏正统。”

1. 救卫·····	359
2. 困仪·····	360
3. 季孙斯·····	362
4. 保陈·····	364

第二十九章 |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

你们都过来，谁也不要躲，这是天父地母在发威！他们要把天下毁灭了，祈图新生吗？上天不仁，你为什么不降下一个圣主，止息刀兵？你为什么不早地降他下来，让天下承受这样的苦难？你一年又一年，一日又一日，从东走到西，消磨了天下人的年华，你把万物都当成野草，肆意摧毁！天意在哪里？天道在哪里？天啊天，你是个不仁不义的混蛋！

1. 绝粮·····	367
2. 罗网·····	372
3. 祭扫·····	374
4. 冉有·····	376

第三十章 | 逝者如斯夫

公元前484年，鲁哀公十一年。孔子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，他结束了十四年的漂泊生涯，返回鲁国。

他是这样的人，任用了他，一定会有大作为。他的作为对老百姓一定有好处，连鬼神也找不出他的错误。可是如果不合他的意，就是分给他二万五千户人家，他也看不上眼。

1. 亓官氏·····	379
2. 子思·····	380
3. 有若·····	382
4. 归去·····	386

第三十一章 | 魂魄来兮

子路费力地爬起来，用尽最后的力气结好冠缨，一笑，嘴里都是血。

“请允许我向先生告别。”

子路费力地跪在雪地上，叩首之后，闭目凝坐，唱道：

“人生百年，如梦如幻，有生有死，壮士何憾？”

1. 伯牛·····	388
2. 死城·····	390
3. 颜回·····	394
4. 孔鲤·····	398

第三十二章 | 天不生仲尼 万古长如夜

它叫麒麟，是神仙家说的神兽。它一出现，天下就要太平了，可它生不逢时，在这个乱世里降世了，死了就死了吧，不逢时而生，死了又有什么抱怨呢？

1. 问疾 401
2. 狩麟 403
3. 守庐 404
4. 立言 404

第一章 |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

颜氏夫人虽然只有十二岁，却已经是兰邑酿酒世家里不世出的天才了，不管什么样的酒，她只要尝一口，就可以判断酒的年份、配料和当年的阳光充足程度。

1. 狩鹿

齐国兰邑碧空如洗。灿烂温暖的阳光照在发黄的枯草上，也照在已经收割完的麦地上。

齐国崇尚火德，山头立着三三两两的红铠骑士，战袍、旗帜都是朱红色，马的身上，装饰着朱红色的流苏和珮头。骑士们口中含着哨子，吹出呦呦鹿鸣。那是一种悠长凄厉的哨声，人们吹它，模仿公鹿求偶，唤出母鹿，进行围猎。

兰邑是酒乡，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，祭祀伟大的禹，治水的王。祭祀的高潮部分是献上一头刚刚捕猎的活鹿，由主祭亲手处死，分割，扔进鼎中焚烧。鹿是母鹿，取其生育繁茂之意。神的意愿多变，巫师口中，神已性情大变，变得和天下的王一样好色残暴，应该以处女扮成鹿替代。说起来，买个女奴倒比买鹿划算。

隆隆的鼓声响起来，山间的一片田地上，几十个戴青铜面具的武士正在用力擂击一面大鼓。鼓后面，是一层一层沿山而上的观礼台，将军、贵族、王、各地的行商自上而下，盘膝而坐。戴着白玉手镯、牵着宠物狗的贵夫人点缀其中。一方一人多高的大鼎，冒出丈许火焰，烧着松枝、油脂，滚滚黑烟腾空而起，整个祭祀队伍如同大地上一段焦灼的火炭。

宣礼官站在大鼎旁，他微微一抬手，鼓声停了。

山坳里走出来一个披着鹿皮的人，脸上戴着青铜面具，顶着母鹿的头，有点犹豫，似乎心怀观望。

“鹿！”宣礼官大声喊。

戴青铜面具的武士们停止击鼓，一起回头。

四处哨猎的骑士也举着长矛，自山坡上奔驰而来。

“猎！”宣礼官大声喊。

骑士们围住“鹿”，人人口中呼喝，发出有节奏的“嘿嘿”声，抛掷长矛刺向“鹿”。“鹿”左冲右突，终于在人马包围下颓然倒地。

山坡上观礼的人群雷鸣似的喊了声：“彩！”^①

音乐声变了，气氛一下活泼起来，仆役们川流不息，抱着酒坛，端着用陶盆或者青铜制成的餐具，陈列在来宾面前。大鼎热气腾腾，厨子举锤砸碎羊头，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羊肉，带着血丝扔进鼎中。

^① 春秋时期不叫“好”，“彩”就是好。

酒坛里倒出来如血的高粱美酒，山上山下喝成一片。整块的羊肉被捞出来，热气腾腾地被客人们抓起，咬在口中。坐在观礼台最高层的贵族将军们还文质彬彬，谈笑如仪。最下面的各国行商已经失态，谁也无心观礼。狂欢已经发动起来，人群轰然倒地，狼狈不堪。

宣礼官唱道：“所有的土都归于大地，所有的水都流向大海，昆虫啊蛰伏不出，草木腐朽了吧，等待明年再绿！”

武士们把“鹿”放在一个青铜的大盘子里，扛着走到鼎前。“鹿”刚才被长矛捅伤了，瘦小的身子缩在盘中簌簌发抖。

“大禹王，水之王，酒之王！您是仪狄的神，兰邑的神！请接受为您献祭的母鹿！”

兰邑县令在两个武士的陪同下，穿着官服缓步走来，其他人把盘子放下，往“鹿”的身上抹油脂。“母鹿”即将被扔进鼎中，在滚滚青烟中升天服侍大禹王去了。

“鹿”的目光从青铜面具里射出来，盯着兰邑县令，兰邑县令视而不见，从武士手里接过青铜钺，双手举起，冲着“鹿”狠劈下去。“鹿”突然滚开，这一下劈了个空，周围武士吃了一惊，看着兰邑县令险些摔倒，赶紧过来扶他。钺陷在青铜盘子里，只有瞬间的工夫，兰邑县令刚直起腰来，“鹿”尖叫一声，抢了青铜钺，劈天盖地就是一下，兰邑县令低头，发现从咽喉到下身被钺剖开，血液、内脏都挣扎着冲出来。他有点不相信地看着“鹿”。在神灵降临的日子里总要流血，不过这一次他变成了祭品。

“鹿”摘下染血的青铜面具，钺在手中微微颤抖，黏稠的血滴洒在铺满枯草的土地上，映衬着秋天温暖的阳光。周围的武士看见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孩，她身体轻得像一片落叶。

鸿雁南飞，几乎一夜之间冬天就到了。祭坛的火灭了，立在野外的大鼎在风雨中锈蚀。为了欢宴修缮的台阶，重新蒙上厚厚的灰尘。寒风瑟瑟，草木凋零，渐渐地下起雪来，这一年的雪百年不遇，寒冷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，鹅毛大雪弥漫开，天地间混沌一片。

官道上，一纵车队缓缓而来。前面的骑士打着一面火红色的旗帜，旗帜上写着“楚国特使熊”。后面的骑士抱着一根杆子，挑着五牛尾的仪仗。再往后，一队骑兵护着一辆青铜车，一个苍老、浮肿、肥胖的脸在车窗里浮现出来，他发现眼前仍然是灰惨惨一片，失望地打了个寒噤，关上车窗。

公元前553年，周灵王十八年，楚国特使熊伯的车队开进兰邑城的时候，雪消雾散。

兰邑在齐国是个大城，虽然比不上临淄繁华，也颇有可观之处。守城的士兵甲冑鲜明。驰道上种着尺许粗的松柏。商铺鳞次栉比，最显眼的，莫过于街道两侧的妓院，挂着“管子第”的牌子，门外还有士兵站岗。穿着裘皮的妓女在门口跟行人说笑，屋里的熏炉烧着油脂肥厚的松木，配着烤肉的香气，一阵一阵扑出来。

车队停下来，一个侍卫拉开车门，熊伯偎在车里，用好几层裘皮裹得只剩下个脑袋。突如其来的冷空气害得他打了几个喷嚏。

“兰邑县丞子玉恭迎楚国特使熊伯大人。”兰邑县丞站在车前深深地一揖。

熊伯直到进了屋，才缓过一口气，揭下裘衣。屋里早就摆好了席面，熊伯长跪下来。

兰邑县丞倒上一杯鲜红的高粱酒，赔笑道：“君上已经六次下函，问熊伯大人的消息，总算盼到了。连这樽酒，都为了大人热过了几回。请饮！”

熊伯慢慢饮着，渐渐恢复了生气。

熊伯的侍卫挑进来几个箱子，打开，竟然是一套完整的家伙。小青铜炉子，小青铜酒壶，青铜酒瓮，青铜酒勺，把上还镶着玉。香槟色的青铜配上白玉，流光溢彩，屋里陡然间富贵起

来。侍卫看了熊伯一眼，熊伯点点头。侍卫将一个盒子交给县丞。县丞打开，里边是一对玉连环，温润洁白。

“这这——如何使得？”县丞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，“如此美玉就是在临淄大市上也难得一见哪！还是请熊伯大人收回！”

“临淄大市，在江北也就算可以了，比起大楚，怕还是要苦一些。这玉取自昆仑山极寒之地，好好收着。”

“是。”县丞加倍巴结地说：“齐地粗鄙，可是有一样东西，恐怕天下人都要眼红呢。是我齐国的圣人管仲先生留下的官妓。”

县丞鼓了两下掌，屋外传来丝乐之声。配合着小鼓，极为悦耳动听。门被推开，一个罩着纱、穿着极为华丽的美女按着鼓点，像布偶一样一步一步挨进来。慢到极点，也美到极点。轻纱下的面孔毫无血色，仿佛白蜡做成，美艳不可方物。

“熊伯大人，这是兰邑城的花魁。”

熊伯目瞪口呆，酒都泼了出来。熊伯意乱情迷之时，忽然楼下传来呐喊之声。十人喊，百人喊，千人齐喊，声如鼎沸，房间都被撼动起来。熊伯脸色大变，顾不得花魁，急忙扑到窗口去看。

楼下立着绞刑架，上千人兴致勃勃地观刑。刚刚抬下一具尸体，又送上一个男人去。男人戴着黑头罩，脚下的板一撤，“喀嚓”一声，颈椎破碎，像被钓上来的青蛙，四肢都拉长了几分。下面成千入声叫好，振聋发聩。等待行刑的囚犯们，有的木然，有的瑟瑟发抖。“鹿”是最后一个，她像待宰的动物一样，瞪大双眼，泪水把脸糊住了，正在绝望、缓慢地向世界告别。

“一入冬，农活就没了，隔三差五行刑，给大家找点乐子。”县丞走到窗边解释说。

熊伯饶有兴趣地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姓颜的一家人，管子第的酿酒奴隶。今年春天，县令大人酒后性起，要了他们家的一个女人，那女人也想不开，吊死在酒窖里，发臭了才知道。到了秋祭，那女人的孩子报仇，用钺剖开了县令的肚子，肠子流了一地。”

“酿的什么酒？”

“高粱红。”

熊伯笑了，走到桌边取了一杯，小口地呷。颜家又一个人被推上去绞死，又是一次万众喝彩声。熊伯把酒杯倾倒过来，酒滴落在白色的罗衣上，血红的珠子一样。

行刑人正在往“鹿”头上套绞绳，忽然有人断喝一声：“救！县丞令！楚国特使熊伯大人买酿酒奴隶一名！”

行刑者停下来，摘下黑布套，解开“鹿”的绑绳。她仿佛熬过整整一个黑夜，她脚下血流成河，家人的尸体倒了一地，她抽搐着，一口气倒上来，趴在地上大声哭嚎。整个秋天，她都努力对抗死亡的恐惧，装作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，世上没有死亡这回事，只是和家人一次共同的逃离而已。现在好了，有人把她和他们分割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她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

熊伯的侍从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走。“鹿”任人摆布着沐浴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仿佛在梦中，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，令她来不及回想。等她回过神来时，已经跪在熊伯的榻前了，面前摆了一溜小酒坛和各式各样的酒杯。

熊伯躺在榻上，借着火盆的微光，懒洋洋地看着她，眼神像猫玩耗子一样，又戏谑又残暴。

“我买你花了十千钱，一坛上好的百花美酒，也不过五千钱。他们说你是兰邑酒坊里出来的，我倒要考考你，这儿有十坛酒，一一倒在杯子里。”

熊伯对帐篷里的侍卫使了个眼色，侍卫抽出刀来，押在女孩的脖子上。

“鹿”吓得一哆嗦，酒也没有倒出来。

熊伯拍手笑道：“慢慢喝，告诉我是什么，错一种，切下你一根手指头！”

“鹿”回头看了一眼拿刀的侍卫，长出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她端起第一杯，深深地闻了一下，饮了一口，吐在火盆里，火“腾”地一下撩出来，吓得拿刀侍卫退了一步，有点狼狈。

“鹿”格格地笑起来。

侍卫有点恼怒，看见熊伯也跟着笑，不敢发作。

“紫藤花、栀子花，嗯，还有——”“鹿”扬头闻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小牵牛、山丹丹，麝香熏蒸，五年陈。”

熊伯微笑着问道：“吐什么？不好喝吗？”

“鹿”选了个杯子，说：“喝百花酒要用千年古藤杯，酒的甜气太重，需要用古藤的苦来调，杯子不对。”

熊伯没说话，坐直身子。

“鹿”端起第二杯，酒色暗绿。她皱着眉头喝完，半天才说：“绿艾酒，这可奇了。”

“奇什么？”

“绿艾酒放三年以上才能变甜，这酒甜中有苦，苦中有甜，又是不一样。”

熊伯拍着地面大声地笑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我带了一大桶三年陈的绿艾，又带了一桶新酿的绿艾，按我自己的办法兑着喝，难怪你猜不出。”

第三杯酒，“鹿”刚喝了一口就吐出来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秦酒，燕麦酿，马尿味。”

“鹿”端起第四杯，一触唇就放下，说：“晋人的麻黄酒，十年陈，头道酿，饮了治风湿、明双目，我们酒窖里藏过这种酒。”

熊伯不屑地笑道：“这是晋王送的，怎能拿你们酒窖里的酒相比？”

“鹿”又闻了闻，说：“厚一些，怕是那一年晋国没有下雨，麻黄长得格外粗壮吧。”

熊伯坐不住了，兴奋地站起来，大声赞道：“小东西，有你的！”

“鹿”喝下一杯，酒还没到唇边就放下，沉默半天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
熊伯不解地问：“害怕了？”

“鹿”忍着哽咽说：“兰邑高粱酒，这酒，五年前我娘酿的。”

“她死了，一个奴隶死了，恐怕只有你记得，这个乱世，你，不过是只蚂蚁。”

熊伯走到“鹿”面前，托起她的脸，她脸色发青，大概是因为恐惧和寒冷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却不明亮，像是贴了一层薄薄的膜，让人联想起刚刚降世的小马驹。还有她干裂的嘴唇，细长的脖子上紫红色的绳痕。熊伯的手感受到她微弱的近乎消失的气息。

“还是孩子。”熊伯厌恶地拿开手，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颜徵在。”“鹿”说。

第二天，颜徵在跟着熊伯的车队启程了。

山路渐渐地多起来，冬天的山，灰褐色，像连绵不绝的墙耸立在官道两旁，又丑恶又狰狞。时有寒鸦大声笑着，从山顶飞过去，回音好一会儿才消失。白天倒也罢了，夜晚，篝火将灭的时候，听到这样的声音，颜徵在一下子想起来母亲讲过的传说——有一位喜欢恶作剧的造化之神，躲在未知的路上，随时准备夺走你的某些东西，然后看着你惊慌失措，并把这件事情当成笑料，他的使者就是这些鸦群。